

忆情

抒怀

菜籽地里的光阴

炎陵县炎陵中学 黄燕妮



“五一”假期避开人潮，我回到老家，正巧赶上父母收割油菜。站在田埂上，父亲粗糙的大手挨个指着田地：“这丘才复耕的，地肥；那丘是你婶子家的，让我们别荒着；河边那块，是我和你妈一锄头一锄头开垦出来的。”日头似火，比我还高的油菜秆上，饱满的英果在风里摇晃。

父母抄起镰刀，动作利落。母亲轻轻一挥，油菜秆便齐刷刷倒下，父亲紧接着捆扎，整齐码在油布上。我也想搭把手，可多年没干农活，笨拙得很。没割多久，腰便酸得直不起来，烈日晒得脸颊发烫，满心都是逃离的念头。转头瞥见父母，他们额头上的汗珠不断滚落，后背的衣服被汗水

浸透了，却只顾埋头干活。我咬咬牙，继续弯腰。

休息时，我劝道：“爸妈，明年少种点，超市买油多方便。”父亲用袖子擦了擦汗，摇头说：“自己种的，吃得踏实。种了一辈子地，哪能说不种就不种。”说着，两人又拎着菜籽，朝河边那块地走去。那是他们开垦的地，中间有个大坑，一棵歪倒的柳树横在坑边。父亲踩着树干慢慢挪过去，母亲深一脚浅一脚紧跟，佝偻的背影让我鼻子发酸，这片土地，早已是他们生命里拔不掉的根。

小时候，村里很少种油菜。冬天耕牛放养，刚冒头的菜苗常被啃光，炒菜全靠山茶油和猪油将就。那时，每家一年分的山茶

油不过十来斤。姐姐和我上初中住校后，每周带的菜得靠油保鲜，家里对油的需求大增。每个周日，母亲都要去小卖部赊油，厚厚的记账本上密密麻麻记着名字。每次去，母亲都有些不好意思，轻声说：“老板，先赊点油给孩子炒菜带到学校去。”直到过年家里杀了猪，卖了钱，才能结清欠款，第二年又重新记上新账。

太阳未下山，我实在干不動了，先行回家。回望田间父母忙碌的身影，突然明白：种地对他们而言，早已不是谋生，而是一辈子的寄托。每一次弯腰，每一次挥镰，都是他们与土地的对话，他们用一生的汗水，在菜籽地里，种出踏实的日子，种出岁月里的幸福。

随笔

时光的另一种转动
武冈市荆竹镇中学 陈艳辉

几周前的周一，娃一到学校就直奔草莓藤，紧盯着两颗泛红的果子问：“什么时候能吃？”我随口说四天，她掰着手指欢呼：“星期五。”在她这儿，时间是用草莓的红来丈量的。

盼到周五，她早早守在草莓旁。我看果子未熟透，提议放学再摘，留着与同事家的小朋友一同享用。放学后，三颗小脑袋围着草莓，每人分半颗，娃还留了一块给我。酸溜溜的果肉，却被孩子们齐声喊“甜”，她们又开始数起新冒的绿果，眼里满是期待。

草莓之后，玉米成了新牵挂。娃每日追问：“我的玉米熟了吗？”她亲手照料的玉米秆上，两根带红须的玉米棒沉甸甸地垂着。路过卖玉米的摊贩，我问她要不要买两根回家吃，她摇头说：“我要吃自己种的。”

那天清晨，她冒雨冲向玉米地，举着掰下的玉米给我看。虽颗粒干瘪，但我不忍扫她兴，提议帮忙煮熟，她却抱着玉米找罗老师去了。中午，她端回两段瘦瘦的玉米和炒茄子，自豪地说：“我有四块，分给六年级朋友两块，这块大的给你。”我推辞，她硬塞给我。看她眼巴巴盯着玉米的模样，我又推了回去：“你种的，多吃点。”她小口啃着，突然眼睛一亮：“我在菜地捡了发芽的土豆，种到玉米地啦。”我惊喜地回应：“那太好了，过段时间，我们又有土豆吃啦。”

你看，孩子的时光，被草莓的红、玉米的香、土豆的芽标记成段。她们的快乐纯粹简单，带着期许等待的模样，也治愈着旁观的大人。

渔歌网事

印象



翁桂涛/摄

感悟

“惟楚有材，于斯为盛”的当代应和

——歌曲《于斯为盛》赏析

湖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2023级音乐表演1班 王亦然

在湘人心中，千年岳麓书院是精神图腾。而“惟楚有材，于斯为盛”的当代应和，在蒋军荣作曲、向敬之作词的《于斯为盛》中得到精彩诠释。

前奏响起的那一刻，古琴和竹笛以及西洋弦乐渐次进入，如同某种难以名状的东方神韵突然攫住了我的听觉——那不是浪漫主义下西方音乐中常见的情感宣泄，而是一种更为内敛、更为深邃的精神脉动，像是朱张会讲时智者们低声的辩论。我闭目聆听，仿佛置身书院庭院，日光浮，风声响，枫叶摇，乐声起。

如同《诗经》中起兴的手法，主歌第一句弱起，先勾勒岳

麓山枫林静美，再道出书院传道济民、为生民立命的宗旨与少年理想，古今文脉在此交融。

副歌在一段段旋律不断攀升中逐渐登顶。“于斯为盛”的思想主题在最高音G5绽放，似千年钟声穿透晨雾，又似圣贤典籍里的箴言突然在灵台炸响，令精神随之升华。

间奏中，架子鼓的运用打破传统，大胆运用现代器乐，以错位鼓点带来思维碰撞。恰如岳麓书院的精神传承——在恪守与创新之间保持着精妙的平衡，传统价值观在现代性面前进行着自我调适。看似打破宁静的打击乐，实则是文明新陈代谢的声响造影。

友人从山城发来信息：“山里的夏夜好清幽。”看着城市街头涌动的人潮，这短短一句，像一缕带着山林凉意的风，瞬间勾起我对故乡夏夜的回忆。

山里的夏夜格外漫长。那时没有手机，黑白电视画面模糊。晚饭后，一家人坐在小院里，山风轻拂，故事便在夜色里流淌。

父亲从箩筐里捻起烟叶，卷成烟点燃，缓缓说起往事：“我小时候多想一直上学，可家里穷，能读两年书已是万幸。”这些话他讲过无数次，字句里藏着心酸与眷恋。成为父亲后，他把对知识的渴望化为行动，订来各种资料、报纸，带我们兄妹阅读。雨天农闲，别人打牌消遣，他却捧着书本如饥似渴地读。在他的影响下，书本成了我们最亲密的伙伴。

夜渐凉，我给打盹的母亲披上衣裳。她惊醒后，笑着打开话匣子：“想起你们小时候，体弱多病，真让人操心……”我幼时咯血，母亲曾在雪夜背着我走十几里山路求医。而在更多寻常夏夜，她总念叨着我们的日常：“红儿吃饭乖”“军娃的鞋该补了”，这些琐碎话语里，满是疼爱。

可世事无常，我十多岁时，正值壮年的父亲因一场疾病永远离开了我们。从此，一家人温馨聊天的场景不再有。但每当夜幕降临，记忆里的画面总会如潮水般涌现。我知道，那些与父母共度的夏夜，早已成为生命中最珍贵的宝藏。

我回复友人：“是的，山里的夏夜可美好了，你好好感受。”

结尾处，女高音空灵如月光穿窗，合唱团的和声似满山松涛，共同化作新时代青年的信念奔涌。这一唱一和，正是“惟楚有材，于斯为盛”的当代应和。

区别于堆砌传统符号的“中国风”，这首歌以五声性D雅乐羽调式为骨，古韵歌词为魂，歌者珠圆玉润的演唱为血肉，让岳麓书院的精神气质自然流淌在旋律中。当最后一个音符消散在空气中时，我感受到的不是终曲的寂寥，而是如同推开书院木门时“吱呀”声响后的豁然开朗——那里，永远有一方为追寻者准备的天地。

□ 潘朝红
山里的夏夜